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耕帖卷二十六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四

天府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典瑞執鎭圭注並云故書鎭作瑱又並引鄭司農云瑱讀爲鎭案大宗伯王執鎭圭秋官大行人注用瑱圭釋文瑱宜作鎭楚辭九歌瑤席兮玉瑱王逸注瑱音鎭蓋鎭瑱二字古通用也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鄭鍔解義先王憂民深

娜嬛館補校

嘗之日卜茇祉之日卜禄猶以爲未足以知來歲之美惡季冬之月歲且更始故更豫卜之

俞庭椿周禮復古編謂天府其文有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乃冢宰之事移屬天官又以典瑞所司空舒券周禮定本非之云祖廟之守藏固宗官事也況陳宗器叕寶陳玉貞哉何者非禮官之事邪若藏治中者示有所尊而不敢専也詔察羣吏者既受其治中則知其能否不敢不告也此古人事君之義知無不言

言無所忌若辭賞見於屠羊舉觶見於杜蕢皆不狥職守非若後世依阿同位罔上朋奸雖社稷危在旦夕而假以職守不肯一言及之然則謂天府爲天官之屬者蓋亦未之思歟又云典瑞適職之文皆無追琢之意豈可以爲工事況小宗伯有作大瑞六器之文則典瑞爲之屬正綱維體統之相關者也俞氏以屬司空誤矣

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注鄭司農云晉讀爲搢紳之搢謂揷於紳帶之閒薛衡云天子執鎮圭猶羣臣

之有鞞晉大圭猶羣臣之有笏林之奇全解鎮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繅藉五采五就備文德也其玉用全無尨雜也

陳祥道禮書觀典瑞祼圭止于先王玉人祼圭止于祀廟則天地無祼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而晉晉之國皆用焉以見有功於民也祭統所謂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此諸侯用圭瓚之禮也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豈知先王所以康周公

之意哉

珍圭以徵守以䘏凶荒注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又云元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鄭鍔解義杜子春謂珍當爲鎮康成以爲王使之瑞節若鎮圭天子所守以鎮安天下不可付使者執之以出也

禮庫古者二伯專征王師不輕出參考周禮與司馬注王有征伐則冢宰徵師於四方小宰掌其戒虎賁以牙璋發之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

國則雖天子親征巡發諸侯之師矣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先鄭云駔外有捷盧也駔讀爲駔疾之駔疏讀爲沙翦圭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後鄭謂駔讀爲組與組同聲之誤也又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案先鄭讀駔如字以駔牙爲訓是後鄭改組非也後鄭讀疏如字以疏通爲訓於先鄭改沙非也

邱濬大學衍義補成周之世所以爲玉瑞玉器者甚

非爲祭神行禮致四時賓客恤凶荒起軍旅而作後世則以爲服飾玩好且用之以爲戲具其不恭甚矣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又云故書儀作義鄭司農云儀讀爲義案大宗伯云九儀之命則五義謂儀亦其例古文儀義通用

王昭禹詳解毛氏見無衣篇遂謂晉武公以侯爵而衣六章是入減也先鄭見宗伯職六官賜命遂謂子男五命入而爲卿是入亦加也然無衣詩人欲

武公爲卿士雖六命之衣亦所願爲宗伯職謂內卿士六命賜官非謂子男之入爲卿士者是出則加入則不加不減也陳傅良說古之用人更迭出入初無內外之殊故王朝公卿或外諸侯爲之或內公卿大夫爲之初不見其輒亟見於春秋傳鄭武公莊公及虢公並爲王卿士猶有古意

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注謂公之子如侯伯之圭侯伯之子如子男之璧 王應電周禮傳立適則

之適禮然猶兼象賢之意故諸侯適子必其賢足
以繼世天子乃命為世子而不得擅易既誓于天
子則已成為君故攝君行禮則降一等而眡君之
玉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
之禮是也但其擯介朝位賓主之禮則降一等以
避國君之正如公之子則用八侯伯之子則用六
子男之子則用四以歷于父而從臣道所以嚴父
子之分也未誓則未有為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
子男之後降于諸侯而隆于諸臣所以尊天子之

命也棨明齋說可以翼注而謂公之子用八侯伯之子用六子男之子用四亦屬創解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注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陳祥道禮書冕服有六注家以司裘職惟言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又弁師職掌惟五冕遂謂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不知祀天以冬至日故特以裘言之記曰郊之日王被裘以象天戴冕璪十二旒則謂大裘之冕無旒非也

黃度周禮說宗伯序社稷五祀先於五嶽司服序四望山川先於社稷五祀祭之秩當如宗伯司服自以服爲序也

鄭注五冕引書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以爲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劉彝𥳑義據舜典所稱則衣裳之章十有二其來遠矣周之禮樂多因於虞夏康成泥司常職日月爲常之文遂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常而冕服止九章非也蛟龍爲旂周之衣不

去其龍熊虎為旗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為
常而去其衣裳之日月星辰乎鄭鍔解義日月星
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君臣無別其
說創自康成六經無見也今以此經文質之子男
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得服鷩冕可知
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則上不得服衮冕可
知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衮冕而上明有日
月星辰公不得上服十二章可知且天子國十有
二門旗有有二斿馬十有二閑圭尺有二寸禮物

十有二次其取法於天之大數者非一何獨於服
而有異哉
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
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賈疏韎是蒨
染謂赤色也以赤色韋爲弁云又以爲衣裳者左
氏傳成十六年楚子曰韎韋之跗注君子也使工
尹襄問郤至以弓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
而屬於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以韎韋幅
如布帛之幅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旣與諸家不同

又與此注裳亦用韎韐有同者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韎韐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爲之義若然案聘禮云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爲衣也陳祥道禮書周官有韋弁無爵弁皆二人作弁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即韋弁耳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士冠禮再加皮冠三

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王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弁爲敬韎色赤爵色亦赤卽一物耳郝敬完解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春秋傳衛獻公射鴻于囿不釋皮冠卽所謂戎事之韋弁易祓總義亦以韋弁卽爵弁引詩箋常服朱芾爲證案冠禮爵弁士服之以助祭聘禮韋弁卿大夫之服士不得用似亦少有等差其純衣纁裳韎韐纁屨當亦不異左傳韎韋之跗注卽詩之韎韐鄭氏以韎韋爲裳自是臆說郝仲輿以韎韐爲

鄒媛倚補校

爲韋弁而又以皮冠當之皮冠非禮冠之數田獵
用之亦非兵事之服亦嫌於牽混矣
凡弔事弁經服注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又云
故書弁作絣鄭司農絣讀爲弁而加環經環經卽
弁經服案許愼說文解字絣氏人殊縷布也顧野
王玉篇絣無文綺也絣經服者葢謂以絣蒙冠而
經環帶賊似不必改古文經字
典祀若以時祭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
之注其屬胥徒也賈疏鄭知其屬是胥徒者以其

與祀身是下士其下惟有胥徒故知也不言府史者府史非役者也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疏其屬還是胥徒案序官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中士掌其職下士府史胥徒皆其屬也注單言胥徒疏專言下士均不合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爲祧案前序官守祧注不言故書作濯知故書於彼亦作祧於此別作濯也又序官守祧奄八人

女祧二人每廟二人奚四人注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賈疏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也案疏言姜嫄廟從女祧看出與詩大雅生民及大司徒樂享先妣合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序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注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人賈疏此主婦人則卿大夫士並從人爲之舒芬周禮定本云男之不可副女次

之不可謂婦猶日之不可謂月陽之不可謂陰豈以周公而顧昧此官旣曰婦而以德行道藝之夫爲之哉是職也必以卿大夫士之命婦充之其稱卿大夫士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魏校沿革傳天官世婦係先朝宰御舊妃嬪此則以卿大夫士之妻擇其年高有德者爲之蓋古者祭祀必夫婦親之卿大夫士從王其妻從后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先王刑家之化不惟始於後宮又推之以及卿大夫士之家王化於是大備矣柯尙遷全經原解

天官九嬪世婦女御無爵秩亦無徒役皆天子嬪
妃序次自定非官職也府史無所用之春官世婦
卿大夫士之爵故設女府史與奚爲之役既有外
宰以陰禮敎六宮又設此職者亦以翼內宰之敎
而使之遵循也蓋內宰於內政雖無不掌而嬪御
禮職必須女官詔相之內有女官女奚而外亦有
內小臣奄豎凡以通其敎令也皆以內外宗或王
族之婦或卿大夫士之妻有齒德者爲之注以比
漢大長秋詹事謂用士人誤矣王志長注疏刪翼

北宮買氏以爲奄夫天官小臣爲奄上士注謂奄稱士異其賢則刑餘之士斷無上躋卿大夫之理

世婦及祭祀比其具注鄭司農云比讀爲庀具也大胥比樂官注比猶校也杜子春云鄭大夫讀比爲庀庀具也按比其具下言具則比不得更言具大胥比校義長

内宗薦加豆籩注故書爲籩豆杜子春云當爲豆籩杜意以下佐傳豆籩及外宗眡豆籩故一例正之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王應麟

殯傳葬以全歸爲善刑人惡其毁傷故不入兆域或疑比干杞梁皆死於兵其將不入兆域乎是不然此死於社稷謂之有功可也

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賈疏引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案處世南北堂書鈔卷九十四引白虎通云春秋含文嘉識此文含文嘉是禮緯春秋下脫緯字當謂春秋緯及含文嘉皆有此文也彼引作大夫八尺

謝以欒疏作欒葬傳寫之誤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注甫始也請度甫竁之處地爲尸者成葬爲祭墓地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家人爲之尸王志長則謂案後鄭據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爲位故以尸在成葬之後先鄭則以本文甫竁遂爲之尸故以祭在甫竁之始詳玩本文甫字遂字蓋啓土即有祭歟

及葬有鸞車象人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爲人後鄭引

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賈疏孔子善古而非周人也鄭引此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為二案象人即芻靈以芻象乎人形故曰象人亦曰芻靈俑則面目機發直肖生人如周穆王時偃師所為者故於文从人从甬稱俑即不復更言象人矣先鄭以象人為芻靈甚是如後鄭及疏說不幾以周公為作俑乎哉

冢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先鄭

云有官寺在墓中賈疏寺則室也案說文作字寺
廷也有法度者从寸㞢聲劉熙釋名寺嗣也官治
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漢書注凡府廷所在皆謂
之寺唐書百官表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
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爲九卿後魏以來卿名
雖仍舊而所涖之局謂之寺因名九寺漢明帝時
攝摩騰自西域白馬䭾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
名創立白馬寺後名浮屠所居皆曰寺今則惟太
常光祿太僕鴻臚四官稱寺猶存古名條則古歸

僧刹無復知有官寺矣

舒芬周禮定本家人墓大夫二官俞氏謂宜屬司空芬謂二官之設亦哀死亡之意也豈可以冢墓土事而遂屬司空哉且所謂兆域地域昭穆族葬邱封之度圖皆有禮儀焉而甫竁祭墓又皆爲之尸則其爲宗官而屬宗伯厥有旨矣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魏校沿革傳孝子在荒迷中弗能如禮故特設官相之先王之待羣臣可謂至矣

凡國有司先鄭云凡國謂諸侯之國有司謂王有司也後鄭謂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賈疏下文云公有司豈得公分之爲諸侯有司爲王有司乎明此國有司亦不得分之也易祓總義說凡公有司之所共云在鄉則鄉之有司共其物在國則國之有司共其物統鄉國釋公字最確

高紫超周禮集解纂要周家發育人才之道盡于大司樂一官與日後先疏附服心干城皆于是出焉盡天下政事皆本于人才人才之成皆出于大司

樂故自樂師而下屬官最爲衆盛而大小胥大小師至司干共二十職皆其所統也瀹案沈約宋書秦代滅樂樂經殘亡漢書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禮記樂記正義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錄其末篇爲竇公當亦是大司樂章王充論衡陽城子長作樂樞有其之深于長名衡蜀郡人漢書

王莽傳元始三年立樂經皆趙陽城衍所著之樂
經隋書經籍志有樂經四卷不著姓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志有元起樂經三十卷要皆掇拾古籍為之今竝
不傳明鄭世子朱載堉著樂經漸說自述云按漢
時竇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周官大司樂同則樂經
未嘗亡也李厚菴相國取周禮大司樂以下二十
官為經禮記樂記為之傳著古樂經傳五卷雖與
漢志專言大司樂不合而因大司樂以及其屬官
則又安知竇公所獻大司樂一章不并十九官在

古郊振飾補校

其內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陸佃禮象天子立四學幷其中學而五宜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四面環之以水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辟雍惟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入大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故謂之辟雍

大戴禮云帝入東學向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向齒而貴信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向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向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總而言之四學均爲大學也

樂德中和祗庸孝友以中爲首中者禮教也樂語興道諷誦言語以興爲首興者詩教也樂舞詩禮之致故論語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

武注黄帝樂曰雲門大卷又曰大咸咸池堯樂也
賈疏案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云章堯樂名也周
禮闕之或作大卷又云咸池備矣注云黄帝所作
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周禮曰大咸與此經注樂
名不同者本黄帝樂名曰咸池以五帝殊時不相
沿樂堯若增修黄帝樂體者存其本名猶曰咸池
則此大咸也若樂體依舊不增修者則改本名名
曰大章故曰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
卷則大章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黄帝樂故此大卷

一爲黃帝樂也周公以堯時存黃帝咸池爲堯樂

名則更與黃帝樂名立名曰雲門則雲門與大卷

爲一名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蔟歌應

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𩐋以

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

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

舞大武以享先祖朱申何解黃鍾屬子大呂屬丑

子與丑合也太蔟屬寅應鍾屬亥寅與亥合也姑

洗屬辰南呂屬酉辰與酉合也蕤賓屬午函鍾屬

未午與未合也夷則屬申小呂屬巳巳與申合也

無射屬戌夾鍾屬卯卯與戌合也

何氏讀書記周禮大司樂疏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

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為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

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鍾子之氣

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

月建焉而辰在元枵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

子與丑合太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

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奏太蔟歌應鍾以祀地祇（寅與亥合）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故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辰與酉合）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故奏蕤賓歌函鍾（林鍾也）以祭山川（午與未合）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故奏夷則歌小呂（仲呂也）以享先妣（巳與申合）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

在除娵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卯與戌合太元經所謂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先王作樂以象天地其必有以合之矣

歌函鍾注函鍾一名林鍾又圜鍾爲宮注案圜鍾夾鍾也鄭元錫三經編繹火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天帝明堂文帝所出之方致天神以爲宮不曰夾而曰圜以天體言之也又云林鍾生於未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西南坤方致地示以爲宮不曰林而

曰函以地德言之也

播以八音注故書播為藩杜子春云藩當為播讀如

后稷播百穀之播案藩本藩籬字亦訓爲域莊子

大宗師吾願遊於其藩則藩者止而不過也故書

義自可通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

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

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

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

物劉恕曰注以致羽物鸁物遂謂大蜡索百物之祭不知蜡祭老物樂田畯而已六樂不宜用於此九磬之舞注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釋文九磬依字九音大諸書所引皆依字賈疏上無九磬而有大韶故破從大韶也宋書云簫韶九成九字不誤上與大夏大濩大武同言故云大磬此以九變言承上九德故作九磬施諸臣繼古蔡編樂至九而成故周禮九德之歌簫韶之舞奏於宗廟之中樂必九變而可成禮所以必取於九者黃鍾[illegible][illegible]

太元經以爲子數九得非黃鍾爲五音之宮與
鄭注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云天
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
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
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太蔟太
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
姑洗注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
及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云地
宮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

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爲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又云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朱子語類問祭不用商音曰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也然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奏起來五音依舊都在湖公言本朝無徵音也只是無徵調如今人助子所謂

黃鍾宮大呂羽這是說如首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其中按拍處那五聲依舊都用又云黃鍾爲宮太蔟爲徵應鍾爲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而言之鄭康成梓位不用之說非也

楊復儀禮圖愚按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妄稱圜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二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實而注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
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降殺遠近爾與祀天乎
何與而注妄指爲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
大儒解釋他經最爲有功及注此三章則同歸於
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
法歷敘四代而禘郊祖宗之禮禘又皆在郊止止
於禝而禘止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
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
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

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王並配於聖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郊祭

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注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惑於鄭注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諸儒

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近福清張甄陶作四書翼注論文於或問禘之說蓋本此意而通之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云云以爲禘五年一舉故其詞先於郊鄭康成誤謂禘大於郊遂引緯書之說祭昊天上帝則以嚳配祭感生帝則以稷配六天五帝煩涉不經爲王肅所駁但王肅亦不明言禘是何祭惟唐人趙匡引大傳之說以證已無疑義矣其實祭法乃周末老

儒因柳下惠譏臧文仲祀爰居其詞載爲三筴因而附益之惟周禘爲實事其虞夏殷禘禮皆推類之詞項氏安世云此𥘵經生用其師說推次而上非有明文可據其言極是何以言之周自后稷即有邰家室諸侯不敢祖天子已千年矣武王有天下以嚳爲始祖則后稷應列爲昭穆於理不可若惟知有后稷則民之初生實有本本水源心又不安是以周公祭祀郊后稷而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明地察無不備矣又爲此五年一

郊之大祭皆不爲禘立廟則后稷得成其始祖又五年一大祭亦得以稷配食則后稷之靈亦有以慰其嚴父之志其道至深遠所以難知若虞夏則不然矣一祖窮蟬一祖繇若卽以窮蟬繇爲始祖則顓頊始祖之所自出也若卽以顓頊爲始祖則昌意乃始祖所自出也今禘黃帝進退無所據此老儒以意附會之詞虞夏無此禮也翰案楊說周禘較楊信齋說尤精核但說虞夏之禘尚有可商者案祭法所言郊禘祖宗雖是報本追遠亦以

其有大功於民可以歆百世也有虞之天下受之於堯記云宗堯則禘郊祖皆因乎堯可知黄帝爲堯始祖故禘黄帝嚳爲堯父故郊嚳嚳爲顓頊族子且受其天下故祖顓頊書所謂文祖藝祖者顓頊之廟也神宗堯廟也祖顓頊宗堯官天下者不爲私且以明統非宗族之謂也史記五帝本紀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窮蟬至於帝舜皆

微爲庶人蓋窮蟬生在帝顓頊之世後人誤認祭
法以顓頊爲舜祖遂依世數首之太史公亦以爲
說假使窮蟬爲帝顓頊子則父方爲帝何遽微爲
庶人乎攷羅泌路史載漢劉耽呂梁碑虞幕生窮
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叟世次甚
明史記謂敬康生句望不知句望即句芒少昊子
遷誤合與以窮蟬爲顓頊子同失深考又據世本
堯是黃帝元孫舜是黃帝八世孫堯女於舜之曾
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禮不可案左傳史趙

之言曰自虞幕至於瞽瞍無違命鄭衆注幕舜之先又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舜祖虞幕不祖顓頊明矣又國語幕能率顓頊者也故有虞氏報焉是幕在顓頊前爲輔佐能率其道封虞當在高陽之世有虞氏報焉中庸所謂宗廟饗之是也然則舜之宗廟當以虞幕爲太祖廟以窮蟬敬康橋牛瞽瞍爲四親廟與祭法之郊禘祖宗承唐堯之制者有別此虞禮可以考定者也史記夏本紀謂禹者黃帝之元孫

而帝顓頊之孫也故禘黃帝祖顓頊與堯同尊父
配天故郊鯀祭法云鯀障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
之功明鯀治水亦有功特汨陳五行績用弗成禹
修其功歸善於親不得謂典祀豐于昵也以左氏
用夏郊證之郊鯀事亦非誣夏之天下受於舜不
宗舜而宗禹者舜當身爲天子禹以天下傳子啓
郊禘祖宗之法自啓定之故不與舜同此夏禮可
以考定者也殷人禘郊祖宗更無疑義然則祭法
之文初無舛謬亦由後人誤讀不思傳會失實自

汩其說耳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賈疏案鄭志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答曰司馬云師有功則獻社以軍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困學紀聞後漢志短簫鐃歌軍樂也軍樂黃帝使岐伯作以勸戰士鄭周愷樂愷歌也

樂師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先鄭云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廱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後鄭謂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陳暘樂書古之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於太廟萬舍籥則宗廟用干與羽矣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以干社稷以帗四方以羽旱暵以皇二鄭之論疎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示則社稷不特帗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

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於帗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也皆言舞干羽于兩階樂記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儀今之詩言碩人俁俁公庭萬舞繼之以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要皆先武後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干而後羽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文以以有武功爲大故也

翿以采蘙注故書翿作路鄭司農云路當爲翿書亦

或爲趨案二字古今異文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歐陽修詩本義賈誼新書騶者文王囿書虞者囿之司獸或曰騶廄官虞山澤之官二職皆不失人則官備可知嚴粲詩緝用其說而小變之此說騶虞詩與呂大臨考古圖貍首之詩亡矣記有原壤所歌之辭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尊者執女手者所以道舊結歡也言君臣相與習禮結歡奉天子以脩朝事故諸侯之射以爲節

所以樂其會時也劉敞七經小傳亦謂檀弓云是逸詩篇首此說與首詩異

詔來瞽皐舞先鄭云詔當爲鼓皐當爲告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鼓字或爲瞽詔來瞽或曰來敕也敕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後鄭謂詔來瞽詔眡瞭扶瞽者來入也皐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又大祝來瞽令皐舞注皐讀爲嗥呼之嗥號嗥古通亦作滜史記歷書百草奮興秭鳺先滜司馬貞索隱謂子鳺鳥

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鳴與號呼義亦相通
皋古文字也㽞爾聲五句賈疏謂似逸詩不知何
從而出武威張澍蜀典輯入陽城衡樂經攷王莽
時始立樂經郎衡昔未知別有所據否
及徵帥學士而歌徵先鄭云謂將徵之時自有樂歌
故帥學士而歌徵後鄭謂徵者歌雍也賈疏亦謂
祭未至徵祭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徵但學士
主舞瞽人主歌今云帥學士而歌徵者此絕讀之
然後合義歌徵之時歌舞俱有謂學士使之舞歌

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徹者主宰君婦耳案後鄭
據論語以雍徹爲旨較先鄭爲切直疏補出舞字
欲極圓澈但祭竟而徹未必有舞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先鄭云版籍也今時
鄉戶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
舞者引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
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
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
體脩治者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案杜

佑通典載督郵版狀生事愛敬喪沒如禮理易尙
書孝經論語兼崇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經明
受謝見授門徒尙五十人以上正解謝生三郡三
人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
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四科經任博士下言
某官某甲保舉此當是唐人應舉版狀督郵職其
事可與漢大樂律參攷

春入學舍采合舞先鄭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
采或者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贄見於師以菜爲

釋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後鄭謂舍即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祭禮記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鄭注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正義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即釋故知釋菜在合舞之前與此正合又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鄭注釋菜奠帛禮先師也正義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文王世子始

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正義
引熊氏說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
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也釋菜
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
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
釋菜也釋幣唯一也則此釁器用幣是也陳氏禮
書釋菜之禮猶贄也婦見舅姑其贄也棗栗腶脩
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贄也束脩若禮
於先師則釋菜大胥釋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釋菜

不舞不授器者以釋奠既舞故也士喪禮君親斂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內占夢季冬乃舍萌於四方舍萌釋菜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子弟之見先師婦之見廟而已故婚禮有奠菜儀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蓋此類歟鄭氏謂婚禮奠菜蓋用堇入學釋菜蘋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子事父母有堇荁故有是說也菜之為物則菜而已采蘋敎成之祭毛氏謂牲用魚芼之用蘋藻則詩所謂湘之者

瘞之也釋菜奠矣又云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注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案陳暘樂書引尚書大傳自古天子將出撞黃鍾右五鍾皆應黃鍾在陽陽生動君出則以動告靜而靜者皆和故馬鳴中律步者有容御者有文御者有數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

折拱則抱鼓然則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右五鐘皆應蕤賓在陰陰主靜若入則以靜告動而動者皆和故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莫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據謂十二鐘在縣之制權輿於此而推周禮小胥之職半爲堵全爲肆諸縣鐘十二爲一堵如堵堵二堵爲一肆引春秋襄十年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爲證又據通禮義纂軒縣三面歌鐘三肆判縣兩面歌鐘二肆特縣一面惟磬而已

因此推宮縣四面軒縣三面皆鐘磬鎛也判縣有鐘磬而無鎛特縣有磬而無鐘又推侯制本於王制王制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大夫士東西各一堵王之士特縣南一肆則諸侯之士一堵遂以鄭康成鐘磬十六枚在一虡爲一堵杜預十六枚爲一肆及後世四清之樂是亦傅會漢得石磬十六司馬遷就而爲之志後以服虔二縣十九鐘之說爲詭其詞甚辯郝敬周禮完解凡鐘磬編縣以八爲全每縣各八爲堵二八爲肆堵

者立如堵牆肆者列行成肆天子之卿大夫士以肆爲軒判特諸侯之卿大夫士以堵爲軒判特也又曰按樂縣不止鐘磬而編縣唯鐘磬故有半堵全肆之殊詩云應田縣鼓是大鼓小鼓皆縣也又云簴業維樅賁鼓維鏞是大鐘大鼓皆縣也諸侯以下縣雖不得四面而衆樂皆備鄭解鄉射謂士唯縣磬是以士特縣爲不得有鐘鼓矣何以成樂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黄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

次鐘皆亥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困學紀聞五代會要王朴曰樂作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旣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之聲爲樂之端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還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又云張昭等議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大師之職漢初制氏所調唯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

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准調旋相為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為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垂復舊律呂無差陳暘樂書今夫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本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雖法有形器而道契精微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窮天下之妙者莫不準焉豈非八音之管轄五聲之喉衿也京房欲益中呂一分且合黃鍾九寸是使周元之度六甲無遷移歸閏之法五歲無再閏之期失陰陽之大紀乖律呂之本原也朱子

語類唐祖孝孫說八十一調季通云只有六十調
不以變宮變徵爲調其說有理
管子地員篇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
羽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
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淸凡將起五音凡首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而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之
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有
三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
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乘適足以是成角

史記律書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
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
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又樂書宮
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司馬貞索隱
宮弦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尊故爲君商是金
金爲決斷臣事也弦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
者也角弦用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比君爲劣
比事爲優故云清濁中人之象也徵屬夏夏時生
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弦用五十四

絲羽爲水最清物之象故爲物弦用四十八絲杜
佑通典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相
生之次也是黃鍾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生十二
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
五聲合爲六十聲此十二律之正聲也十二律長
短相生一終於中呂又制十二鍾準爲十二律之
正聲焉梟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半準正聲之半
以爲十二子律制爲十二子聲以子聲比正聲則
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朱子語類

沈括疑史所言止是黃鍾一均之數非衆律之通法今詳通典云十二辰商宮之法亦如之蓋若以十一律爲宮亦用此數以乘本律之分數而損益之如林鍾爲均則以八十一爲五十四二十七爲十八之類也

隋書律歷志引梁武帝鍾律緯云案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而班固律歷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

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焉

實班義爲乘鄭元又以陰陽逐生者止升陽其陰

陽復將何寄耽筮數論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

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貞

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迺執象以配肩祉

故言比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

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

章如思辟書者考索夫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者

何也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君者

瀆度號令之所自出也宮故生徵徵瀆度號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承者也徵故生商君臣一德以康諸務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矣故商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不可以遞遷則失其常矣商羽角三聲此其所以無變也若纖萬物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

春秋左傳隱五年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杜預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風八方之風也以

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正義周禮大師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元謂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簫管也八風引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凉兌音金其風閶闔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凉風至秋分閶闔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又

云調與融一風二名又引沈氏云按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立秋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柷敔二說不同陳暘樂書於金云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則閶闔其聲尚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也於石云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辨立冬之氣也於土云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其時則秋夏之

交其風則涼其聲尚羽其音則溯秋分之氣也
革云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則廣莫
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讙冬至之氣也於絲云其
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尚宮其律蕤賓
其風景其音哀夏至之氣也於木云其卦則巽其
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
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於匏云其卦則艮其
方東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聲尚議其律太蔟
其風融其音啾立春之氣也於竹云其卦則震其

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角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謹本左傳服虔注爲說白虎通德論引樂記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又云塤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原脫笙磬二音坤巽二卦以沈氏引樂緯推之當是笙巽音也磬坤音也白虎通所引樂記當亦是樂緯唯塤坎音管艮音二句互異必有一誤也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禮經會元也儒常恨六經無樂書愚謂樂不可以書傳也何則樂有詩而無書詩存則樂與之俱存詩亡則樂與之俱亡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樂本乎詩也樂由詩作故可因詩以觀樂無詩則無樂雖有鐘磬鼗鼓柷敔簫管尙遺古人之舊樂可以言樂乎韶在齊而猶聞必韶樂之詩尙存也濩至魯而猶見必濩樂之詩未泯也詩有不

存我樂王萇宏之時而失傳商樂至戴公之時而已壞詩也者共作樂之本歟瀚案文康論詩樂相通之義極淹貫但語樂不可以語詩節有小疵古者樂正崇四術詩與樂固分科以設教也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注故書拊爲付鄭司農云登歌者歌在堂也付字當爲拊書亦或爲拊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貴人聲也元謂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賈疏先鄭之意擊拊謂若尙書云擊石拊石皆是作用之名拊非樂器後鄭

不從者此擊拊謂若下文鼓鞞及柷敔之類又

又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拊革裝之以糠今書作

無者在亡逸中陳暘樂書引荀卿曰縣一鐘而尚

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爲堂上之樂則一鐘

一磬尚拊亦堂上之樂也蓋古者歌詩搏拊而縣

輿故一鐘黃鐘之特鐘也一磬黃鐘之特磬也方

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鐘磬作焉陳氏仍從先鄭

義爲說也

下管播樂器合奏鼓鞞先鄭云鞞小鼓也先擊小鼓

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鼓朄讀爲道引之引後鄭謂鼓朄猶言擊朄詩曰應朄縣鼓按後鄭據魯韓詩經應田作應朄則朄與田同不讀引也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注引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賈疏兵書者武王出兵之書翰求以記

律書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司馬貞索隱其事當有所出今則未詳攷隋書五行家有武王須臾一卷賈疏及史記所引皆其佚文也

小師下管擊應鼓注應與朄及朔皆小鼓也其所用別未聞賈疏引大射禮應鼙在其東朔鼙在其北云其所用別未聞者此上下祭祀之事有應有朄無朔大射有朔有應無朄凡言應者應朔鼙祭祀既有應明有朔但無文不可強定之故云用別未

聞也陳傳良說朔鼙所謂棘也黃度說以其引鼓故曰棘以其始鼓故曰朔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注和錞于賈疏見鼓人云金錞和鼓故知和是錞于也鄭鍔解義注以和爲錞于疏引鼓人以金錞和鼓爲證偏曲難通王昭禹詳解六樂之作其先後曲直長短疾徐則有節而小大清濁相應而不相陵則和矣國語聲應相保曰和又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

陳暘樂書耳目形也聰明神也聾者其神不在耳而

専在目故以司視而掌火瞽者其神不在目而専在耳故以司聽而學樂

瞽矇諷誦詩世奠繫注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王安石新義世奠繫當從故書世帝繫古書有謂之帝繫者翰苑羅泌路史注引帝系譜曰女媧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爲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此可爲證

鄭樵通志自后夔以來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云云翰案古人於詩歌誦並所從事樂記子貢見師乙問聲歌各有宜師乙對以歌頌歌小雅歌大雅歌風歌商歌齊此從事於歌也學記曰宵雅肄三

此從事於誦也論語記夫子與人歌而善又曰誦詩三百此歌誦並用之證即周禮瞽矇所掌白諷誦詩又曰掌九德六詩之歌亦並言誦歌次第謂仲尼編詩爲燕享祭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夫不明其義而歌詩必不類三家以雍徹坐不明其義耳樂經淪亡漢師末由補正惟守經以文義四家不同者亦由傳聞異辭大有功於詩教乃各述舊業反以腐儒誚之不亦傎乎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注眡瞭播鼗又擊

磬賈疏按小師敎鼓鼗注云敎敎瞽矇瞽矇云掌
播鼗今眡瞭亦播鼗但有目不須小師敎之耳王
昭禹詳解小師敎鼓鼗則瞽矇眡瞭皆受敎於小
師疏謂眡瞭有目不須小師敎之非也
擊頌磬注頌或作庸庸功也釋文頌衆家不音當依
戚音容案陳暘樂書笙師凡祭祀饗時共其鐘笙
之樂蓋鐘磬之應歌者爲頌鐘頌磬其應笙者爲
笙鐘笙磬春秋傳歌鐘二肆郎頌鐘詩笙磬同音
郎頌磬據此則頌如孟子之頌其詩依字讀是矣

詩序說頌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容是頌之義戚衮作周禮音讀頌爲容蓋傳合鄭注庸字耳

眡瞭鼜愷獻亦如之注杜子春云鼜讀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注杜子春云一夜三鼜備守鼜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釋文趨左傳作掫扶九反杜注云夜行衆同一趨字杜子春既讀爲戚又謂與趨音聲相似是又讀爲掫

也而即從戚趣兩音生義未免歧解鼓人鄭注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昫三擊守備戒其預事及盗也集韻鼜七到反从蚤爲音亦从蚤爲義似爲得之

俞廷椿周禮復古編以典同爲作樂器之工而移復司空之屬舒芬周禮定本謂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律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則與大師所謂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小師所謂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者非深於樂者能之乎今與大司樂以下

聯附而屬之司徒則官雖多而不散事有統而不紊矣案禮樂相輔而行典同不可屬於司空亦不當屬之司徒矣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注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凡十二律故大師曰執同律以聽軍聲元謂律述氣者也同助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爲之案漢書律歷志其傳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

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此竹律始於黃帝也又管子及呂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則十二鐘律亦昉於黃帝賈誼新書容篇大戴禮記保傅篇並引靑史氏之記云太子生而立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以銅爲律不用竹律殆周人之制章如愚山堂考索按律歷志量者龠合升大之黃鍾之龠而五量加其類皆用銅聲中黃鍾以此準之故知用銅也後鄭謂六律六同皆以銅是

從故書銅字解失而於六同試同以均宜氣意其以
典同之同作銅而六同依大師作同也
凡聲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
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注
故書䃂或作硍杜子春讀䃂為鏗鎗之鏗高謂鍾
形容高也韽讀為闇不明之闇筰讀為行扈唶唶
之唶石如磬石之聲鄭大夫讀䃂為袞冕之袞陂
讀為人短罷之罷韽讀為鶉鴿之鴿鄭司農云鍾
形下當踔正者不高不下鍾形上下正傭元謂高

鍾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衮然浚如裏正謂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下謂鍾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放肆陂讀為險陂之陂陂謂偏侈則聲侈陂則聲離散也險謂偏弇也險則聲斂不越也達謂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形微小也韽讀為飛鉆涅韽之韽韽聲小不成也回謂其形微圜也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侈謂中央約也侈則聲迫窄出去疾也弇謂中央寬也弇則聲鬱勃不出也甄讀為甄燿之甄甄猶掉也鍾微

滯則聲抑鍾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賈疏此十二種並是鍾之病此職掌十二律之鍾是十二辰之零鍾非編者而言病鍾者欲見除此病外即是鍾之善者案此節文義晦澀注亦未見曉暢一說而聲正聲下聲三者聲之正也其餘則皆聲之病也硍其聲之鏗然清也高謂聲高也高則鏗鏘正謂聲平正也正則和緩下謂聲下也下則安肆其餘諸病亦由三者推之陂險皆正之反也陂者聲不正也險者聲不平也不正則聲不根於內而散不

平則氣不達於外而斂此二者正聲所以失之原也太高而四達其過則發散太下而沈微或紆回其失則暗昧而行餘達之甚而傷放則發疾而不諧回之甚而斜掩則鬱抑而不舒高而凝則至於揚而不收下而厚則至於石而無韻二者幾於不成聲矣此七者皆高下之過必去其病然後清濁適均可與正聲相宣而諧和也其說甚有條理鄭兆玉古周禮說鐘宮聲五聲之首故舉鐘以概其餘翰案鐘律固是與銅掌職故詳言之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

齊量范鎮正聲樂者天地之和氣也發和氣者聲

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聖人以有形之物寫其

法數與尺量權衡也然皆生於律而復用以定律

王應麟玉海黃鍾萬事根本舜同律度量衡訓使

尺量衡一稟於律也二說皆足與此經相發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注磬亦編於鐘言之者鐘有

不編不編者鐘師掌之陳暘樂書磬師掌教擊磬

擊編鐘於鐘言編則磬可知明堂位曰叔之離磬

編則雜離則特謂之離磬則特磬懸之磬非編磬
也言磬如此則鐘可知也荀卿言懸一鐘大戴禮
言編縣一言特縣鐘磬如此則編鐘編磬亦可知
豈非金石以動之常相待以爲用乎又云少華之
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嵩山涇水出焉
其中多磬則磬所自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
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蓋其土少而水多其聲
和且潤也然其制造之法倨句一矩有半外之爲
股內之爲鼓其博厚莫不有數存於其間已上則

摩其旁而失之太清已下則摩其端而失之太濁要之一適清濁之中者薄以廣且厚而已有虞氏命夔典樂擊石拊石至於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由此其本也又云唐天寶中廢泗濱磬而以華原石代之卒致祿山之亂元白賦詩以譏之誠有志於去鄭存雅矣自時而後有取華陽磬石為七縣焉豈亦得泗濱浮磬之遺乎徐景安謂浮磬有五音以七音言之非也

鎛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

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注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祴讀爲陔鼓之陔又云賓醉而出奏陔夏賓疏漢有陔鼓之法案儀禮鄉飲酒禮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杜氏說本此

笙師掌教歈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先鄭云篪七空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髤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

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後鄭云牘應雅教其舂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賈疏廣雅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篪九空鄭司農云七孔蓋寫者誤當云八孔也或司農別有所見陳暘樂書牘以竹爲之殺其聲而使小以節樂也牘長者七尺短者三尺虛中無底應如桶而方長六尺五寸中象柷有椎左右相擊以應柷又云應樂猶應之應然其獲也小故小鼓小舂謂之應所以應大也

禮圖應其形甚圓而外皆朱雅旁有兩紐疏畫爲雲氣㳂案劉熙釋名釋樂器舂撞也牘築也以舂築地爲節也然則舂牘連名又與先鄭合

鎛

師注鎛如鐘而大陳暘樂書莫非鐘也大者謂之鏞以名爲大故也書言笙鏞詩言設鼓維鏞鏞鼓有斁是已小者謂之棧以象功之淺者也昔晉人得鐘長三寸口徑四寸名曰棧是已若夫大而不鏞小而不棧則又掠其大小之聲而歸於中焉其斯以爲剽歟儀禮大射作階之東笙磬其南笙鐘

其南鎛西階之西頌磬其南笙鏞其南鎛皆南陳
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
甚大無鎛鳴其細也註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
故有鐘無鎛大鈞宮商也必和之以細故有鎛無
鐘則鎛小鐘大明矣晉語左傳鄭伯嘉納魯之賓
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鎛磬昭杜預皆以鎛
爲小鐘然言歌鐘及其鎛則鐘大鎛小可知鐘師
掌金奏大鐘也鎛師掌金奏小鐘也許慎曰鎛錞
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於理或然鄭康成謂鎛如

鐘而大孫炎郭璞釋大鐘之鏞亦名爲鎛不亦失小大之辨歟以經攷之自虞至周鏞大而鐘小自周公制禮鐘大而鎛小雖有改制之名而無變大小之實也秦漢以來鐘鎛之制小者或數寸大者或容千石不本律度故梁去衡鐘而設鎛隋疑無射之鎛無合曲之義乃襲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聲韻始克諧矣聖朝之初鎛鐘有三調六曲更詔依鈞聲之與編鐘相應要知失細小之制非成周制作之意也傳曰黃鍾之鎛容秬一斛一斛八

斗爲度國語曰度律均鍾以定中聲白虎通曰鍾
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有節度則萬物昌
無節度則萬物亡斯言信矣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舞之以東夷之樂鄭敬完解明堂
位曰韎東夷之樂祭祀用之象服遠也尚起岐雍
化行於南次及於北而東方獨阻聲教商往既誅
東夷來歸故有其樂祭祀舞之昭王化之四達也
陸佃禮象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
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德也

旄人掌教散樂夷樂注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自有舞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賈疏此即野人能舞者屬旄人選舞人當於中取之故也劉氏中義四方以舞仕於伶官者屬之旄人鄧元錫三禮編繹謂四夷之善舞求仕爲樂工者鄭鍔解義四方之人有能通知樂舞而欲仕於王朝者使屬旄人以其所教散樂故也案劉說渾言四方與旄人所掌無所明鄧說專主夷樂與四方不合鄭剛中從疏義主教散樂言當矣然散樂指

四方列國之樂亦未必泥鄭注野人爲樂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歙籥注文舞有持羽吹籥所謂
籥舞也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賈疏秋冬學羽籥
彼對春夏學干戈陽時學之游陽動秋冬學羽籥
陰時學之游陰靜易祓總義文舞羽籥則籥師掌
之武舞干戈則司干掌之然文王世子曰小樂正
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是籥師亦
敎干戈
籥章掌土鼓豳籥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

爲雨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爲詩

亦如之元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明堂位曰土

鼓蒯桴葦籥伊耆氏之樂王安石新義王業之起

本於豳而樂之作始於土鼓本於籥逆暑迎寒祈

年皆本始民事息老物則使復本反始故所擊者

土鼓所吹者豳籥其章用豳詩焉

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凡國祈年於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

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豳詩豳風七月

也吹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又云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又云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朱子語類先儒謂風中自有雅頌雖程子亦然似混詩之六義竊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

事如七月也王介甫則謂豳詩自有雅頌今其詞亡恐未然若如鄭氏說節兩章爲豳風猶或可成音節至於四章半爲豳雅三章半爲豳頌不知成何曲折耶王志長刪翼愚按風雅頌三詩詩之大分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嚴而不可混若此乃以七月一章分之爲風爲雅爲頌何不倫也今攷於雅若生民諸篇皆陳后稷樹藝之功頌則思文噫嘻豐年載芟皆美其勤勞民事樂治田業故能爲酒醴以祭先祖而洽

百禮則樂章所歌以祈年祭蜡者不指此類然其皆言豳者蓋周之王業皆起於豳至成王周公所以詠歌先王爲之管絃奏之清廟無幽於追崇先世篤念民依一脈以爲子孫萬世濟稷故總繫之以豳耳鄭氏之說可足信乎案此本朱子爲說以生民諸篇爲豳雅又與朱子異

鞮鞻氏注鞮讀如履也鞮屨四夷舞者所屝也今時倡踏鼓沓行者自有屝貫疏曲禮云鞮屨無絇之服也彼爲大夫欲去國行喪禮之屨此爲四夷舞

季錫疇復校

者所屏其屨無絇一也芝之閣呂氏云鞮鞻革履也周官有鞮鞻氏蓋變夷之服也革去毛未爲韋非古灋也案今俗呼雜劇中科諢曰皮科對諢之人曰皮韡蓋自鞮鞻氏來言雖俚而流傳有所本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注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賈疏謂出於孝經緯鉤命訣引彼文云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侏

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又按明堂位亦有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又按虞傳云陽伯之樂舞侏離則東夷亦名侏離者東夷之樂有二名亦名侏離鄭注云侏離舞曲名言象萬物之生瑜案禮記明堂位正義引白虎通樂元語作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南夷之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西夷之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昧之義也北夷之樂曰禁言萬物禁藏今本白虎通又作南夷

琅嬛館補校

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
樂曰離文多互異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注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
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王安石新義征伐
所得之器謂之庸器者庸民功也則征伐之功凡
以爲民非利其器也

司干掌舞器注舞器羽籥之屬賈疏鄭知司干所掌
舞器是羽籥以其文武之舞所執有異則二者之
器皆司干掌之言司干者明衍武故以干爲職首

其籥師教而不掌若然干與戈相配不言戈者下
文云祭祀授舞器則所授者受干與羽籥也據司
戈盾亦云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受舞者兵云
舞者兵惟謂戈其干亦於此官受之司兵云祭祀
授舞者兵鄭注云受以朱干玉戚冕授大武之舞
與此授大舞干戈別也案疏爲注極普同成其義
然之釋言司干掌舞器注不當略本職之干而單
言籥舞也